



忆抗战老兵李汇川

作者：吴继刚



李汇川百岁贺寿合影

今年适逢抗战胜利70周年，不禁想起我们民革虹口区的那些可敬可爱的经历过抗战的老人们。在已故世的前辈中，我对李汇川老先生的印象最为深刻，他也是最让我敬佩的长者。

李老先生（1909—2007）早年弃文从戎，1927年夏考入黄埔军校七期步科，三年后毕业分配至校长蒋公的嫡系王牌军——第一军第一师任少尉见习排长，报到时受团长胡宗南亲见，其营长则是后成为一代抗日名将的张灵甫将军。

1937年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爆发，即随其长官胡宗南最先开赴上海投入这场史上最惨烈的战役——中日双方共投入一百万精锐部队在上海这个弹丸之地展开绝地厮杀，每天死伤一万余。李老把这场战役称之为“血肉磨坊”。他当时任副营长，率官兵踩着填满战壕的战友忠骨向前冲杀，后因身负重伤被抬下阵地，由此而幸存下来。伤愈后受胡长官重用，受命在西北筹建黄埔军校第七分校，其后升任少将师副参谋长、国防部特派战地少将视察官。抗战胜利后便解甲归田自谋生路，故未参与国共内战。

我同李老不在同一个支部，相识是在文史写作组内。李老身材高大魁梧，虽时年九十有余却腰板挺直，声如洪钟，一副标准的将军范儿，气场极强。每次开会，只要李老开口发言，全场无人敢窃窃私语开小差。记得一次区委开座谈会，有人发言官话套话说得多了点，李老从身后拿起拐杖“啪”地一下拍在会议桌上，不语一言，全场顿时鸦雀无声，我亲眼目睹了老将军的刚直和威严。

同李老近距离交往是从丘仲邻老师带我去李老家探访开始的。李老和丘老师同是虹口民革党员，又是湖北老乡，我和他交谈时常由丘老师充当“翻译”。记得那是个冬天的下午，从四平路一个小弄堂进去拐个弯就到。李老家在底楼，我一进门就感到寒气逼人，老石库门底层的客堂四处漏风，水泥地冰冷冰冷的，一对年逾九十的老人就这么久坐在寒冷的老屋里，两手交叉插在棉衣袖筒里取暖，看着一下子让我心酸。

此后，我随丘老师又去李老家探访过几次，帮他整理了家中老旧不堪的电线，以防电流过载发生意外。我记得好像就做了这么一件小事，却让老人一直念念不忘直到最后。几年后，老人年届近百，衰老多病尤加，而那会儿我承担了许多外地项目，出差特别频繁，加之孩子尚小需要照料，公私两忙就没时间再去探望他了。

此后关于李老的情况都是丘老师跟我说的，丘老师说每次上门探望，李老都要念叨你，都要问：“继刚怎么没来？又出差去啦？”时至今日，每每想起这些都让我感到深深的遗憾和内疚。老人最后的百岁庆贺活动我是去的，还一起合影留念，那时他是坐在轮椅上的，照片我至今还珍藏着。百岁庆贺后不久老先生便驾鹤西游了。

每次谈起抗战老兵，李老的身影就一定会在我脑海中显现，不仅因为他是位民族英雄，更因他那宽阔豁达的胸怀和超越常人的精神境界。在96岁那年，他送我一本耗时两年写就的《热血国土》，在书的扉页上为我亲题“继刚贤弟雅正”，让我感动不已。一位94岁高龄的老人不用口授代笔而完全亲手撰写传记，这种精神和毅力世上几人能及？书由丘老师任编辑并亲撰“跋”，记得文首称其为“乡贤李汇川老先生”。

李老在后记中有这么一段开头（我记得的大意）：我已是94岁的老人了，荣誉于我已没有意义，只是想客观地把那段历史原本地记录下来。李老在书中对其老长官胡宗南极尽敬重和仰慕之词，赞其军纪严明、爱兵如子、清廉无私。同时还提到，在围剿和追击红军途中，亲眼所见刚被收割的青稞田里插着一张张借条，为此而感慨万分。他说，这样的军队千古未有，一定是无法战胜的，自此对红军充满了敬重之情。

（作者系民革虹口区老党员）

[关闭窗口]